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法

義

敬齋古今註卷三

元

李

冶

撰

后稷摯堯契四人同爲帝嚳高辛氏之子契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數較之文王之于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之先一何天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爲甚可疑者前志必有脫誤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從湯以爲相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然則必有道而不肯以輕出者

謂之處士可也中無所有而尸處士之名者索隱而行
怪者也故杜牧之送薛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
隱市皆處士也其在山也非頑如木石也其在市也亦
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與
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
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論
人若牧之則可謂不失名實者矣而今也畫工鑷師人
人得而稱之人人得而與之彼其畫工鑷師果皆伊尹
之徒哉

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予以爲非是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邱明筆中間事同而語異者幾半蓋當纂集之時其文字重複不能具載或具于此而闕于彼或著于彼而沒于此緝之爲春秋傳國語二書各自爲義所以一事二說爲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

實爲冗複此在史筆最關利害不可不深察也倉公淳

于意傳

案倉公上原本有太字今據史記刪

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

幾何人主名爲誰又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

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史筆

不當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

案云意原本作意云今據史記改正

皆詣理可爲後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史

經之亞也煩猥則不足以傳久且事之有可簡者猶須

簡之況言乎其有文賦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

畧其辭惟有切于天下國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

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此文雖多亦不可以不盡錄也屈原傳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乃爲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簡策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則在左氏春秋傳有之在遷史故無此例若以爲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畧無昭睢一言而原之事跡明白乃爾兩者皆無所據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司馬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隨其所載各自記之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遷又誤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又

以子我爲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而李斯
上書二世云田常因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宜蘇子擿
遷之妄也史筆承疑一時誤錄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
傳與李斯傳所繫者大非若游俠貨殖之比自可審擇
而詳攷之而于一人之身旣以爲叛臣又以爲節士使
後人何所取信哉

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
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

曰徵在顏父問三女二女莫對惟徵在曰從父所制已而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而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聖人也紇則聖人之父也徵在則聖人之母也其始成婚家語載之如此其詳司馬遷輕以所聞誣之其罪大矣老子傳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謂逐隊而趨若蓬顆然隨風積聚而東西也一曰累平聲讀謂累累然累累亦積累之意說者或以爲戴笠而行亦何紕繆之甚

渭上翁公論史記子政說云邯鄲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期音基大期者周歲十二月也太史公傳特著此者所以證諸侯之史之妄世傳之非李子曰大期之期止當如字讀不當音基期謂生產時限耳今音基而解作十二月甚與本文相戾渭上翁長于史學者也所著公論誠公不誣但此段可削去

史記載陶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長男往救之既進金于莊生俄而聞赦以爲赦則弟固當出重千金虛棄復見莊生取之辭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見楚王曰臣

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故有赦楚王大怒遂殺朱公子其長男持弟喪歸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冶謂此事不可信驗之史蓋朱公初欲使少男往長男以己家督不使慙欲自殺朱公不得已遣長男行且遺書所善莊生曰至則千金聽其所爲莊生素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乃以星變說王下赦令夫以陶朱公之智在父子閒有性命之急審知少男可使長男固殺弟乃因長男奮激之故更無一

語以解譬之便爾捨棄中男是豈有父子之情哉此其不可信者也莊生以廉直名一國脫不廉直朱公必不與善國人必不師廉直如此而以孺子取金之故遽生褊心橫出詭辭以殺所善之兒則爲莊生者亦不仁矣且莊生誠愛人之金否乎誠婦勿動則誠不愛人之金也誠不欲殺人不否乎勸王脩德則誠欲救人之死也誠不愛金誠欲救人之死雖無所受書于朱公無所得金于長男猶將匍匐而前而今也有可以活人之術因金去已而致人于死又深負朱公所以付託之心是烏足

以語廉直哉此又不可以信者也有不可信者二而讀史者皆信之以事奪理以辭奪事而已學者毋以事奪理毋以辭奪事則其是非信否雖在百世之上當自有以見之

廉頗三遺矢或謂所挾之箭三度遺之或謂矢陳也欲有所陳三度遺忘或謂矢卽矢溺之矢一飯之中凡三遺矢言在坐不能自禁其污穢狼藉三說皆謬廉頗智將非鬪將也時方閒處兼同使者餐飯不應三遺箭也臯陶矢厥謨矢雖訓陳要之史筆貴于辭達三遺陳已

不成語況以矢轉訓陳乎惟矢溺之說爲最近然非在坐不能自禁也只是比及飯畢三次登溷耳誣其老而氣弱臟腑虛滑云

父命子亦得謂公晁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誼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

案口語漢書作口讓師古注云讓責也此依史

記作口語今仍原文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

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錯時

爲御史大夫三公官也錯父謂錯爲公豈以子貴而呼之歟抑公亦而汝之類也

史記尉佗傳太史公曰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李子曰此誤也當云東閩興兵南越動搖按傳云初佗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又佗爲書謝漢曰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又云建元四年佗卒其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胡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

臣不敢興兵惟天子詔之于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
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
殺郢以降于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頓首
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因遣太子嬰
齊入宿衛據此則其相攻者閩越與南越非甌駱也其
後呂嘉敗越桂林監居翁始諭甌駱屬漢跡甌駱始終
未嘗與諸國相攻擊何得云甌駱相攻也又閩越未攻
南越時嘗發兵圍東甌則是甌閩相攻亦不得爲甌駱
相攻也甌駱相攻乃在數年之前了無與于南越而嬰

齊何爲而入朝乎或曰南越也東甌也西甌也皆甌駱之屬故云甌駱相攻耳審如此說義亦未宏東閩乃大禹之後也南越乃趙佗之孫也各自割據何得併爲甌駱之屬乎或者又曰東閩南越皆甌駱之地二國雖殊亦可謂之甌駱相攻也此亦未爲通論借使壤地相接得以通稱而相攻之說亦無從發若東越先攻南越南越亦復報伐謂之相攻可矣今東越舉兵擅擊南越南越束手稟命天子謂之相攻不亦悖乎

尉佗傳犁旦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